

中国人民解放军歌舞团在国外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中国人民解放军歌舞团在国外

解放军画报社编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中國人民解放軍歌舞團在國外

解放軍畫報社編

*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

上海銅仁路二五七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〇二號

上海市印刷三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

開本 787×1092 1/20 印張 3 8/31

一九五七年四月第一版

一九五七年四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5,500

統一書號：T8081·1879

定價：二角二分

在國際主義的大家庭中

陳 沂 馬 楠

中國人民解放軍歌舞團於1954年下半年，在偉大的蘇聯和其他兄弟國家作了歷時半年的訪問。

回想這半年在國外的時間，我們簡直感覺不到這是在國外，可以說完全是跟在我們家裡一樣。從各個國家的領袖人物，到每一個普通的羣眾，凡是我們所遇到的，或者同我們交談過的，都把我们當成偉大的六億中國人民的代表和百戰百勝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代表看待，對我們都像兄弟一般的親切和熱情。

我們剛到捷克斯洛伐克邊境，那裡的駐軍、工人、農民都像過節日一樣，穿着盛裝，用民族最隆重的禮節——鹽拌麵包來迎接我們。我們每個人几乎都被一羣羣的人包圍着簽字、獻花，花像下雨一樣。我們坐上火車，這是薩波托斯基總統的專車，我們感到實在是受之有愧，而招待我們的人說：“這是為了歡迎保衛東方和平的人民的代表。”聽到這樣的話，更使我們充滿了感激之情。

車向布拉格前進，沿途都有人歡迎我們，有的人等了好久，我們總都是要下去同他們見面，握手，擁抱，因為我們沒有辦法用語言來表達我們彼此間的友誼。

快到布拉格的時候，一羣正在修建鐵路的軍人在我們車外，迎接我們的捷克將軍馬上拉開車窗，大聲的向下喊道：“軍人們！同志們！車上坐的就是你們經常向往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代表，快過來看吧！快過來親吧！”頓時人羣就像風一樣接過來，又像蜂一樣擁上來。你看：一個個車窗上面伸出去的是數不清楚的手，下面伸上來的又是數不清楚的手，而遠遠還有好多人的手伸着。這是用不着要什麼語言

来表达的，誰都懂得这就是永恆的牢不可破的国际主义的友誼。

半年，我們一直就是生活在这种国际主义的友誼的海洋中。

在羅馬尼亞，我們同样是受着这种款待。布加勒斯特車站上耀眼的灯光簡直像白天一样，紅毯从月台鋪到站外。令人感动的是孩子們不但会用中国話喊毛泽东，还会用中国話唱中国最流行的一个歌“全世界人民心一条”。离別布加勒斯特的时候，天正下着雨，欢送的羣众站在雨中，直到我們的車子已駛向远方，还頻頻地揮手惜別。

十月十一日在波蘭華沙慶祝波軍建軍节会上，当羣众知道我們是从羅馬尼亞远道赶来参加波軍建軍节的时候，他們用長時間的起立鼓掌来欢迎我們。我們所唱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和用波蘭文唱的“波蘭第一軍車歌”（即“波軍之歌”），歌未終場就被观众的掌声所淹沒。观众在激动的鼓掌，我們在激动的歌唱。我們的情緒完全和观众的情緒打成一片了。

在苏联的情形，我只想引用苏联文化部对外联络局副局长沙夫金科同志的一句话就可代表，这是他在边境布列斯特欢迎我們时說的，他說：“对于苏联人民來說，你們随时随地都是我們最亲爱的来宾。”的确的，到处都是这样子。每次我們演出，劇院都要供应“站票”（座位滿了，增加站着看的观众）。我們坐的火車經過喀山、薩拉托夫，我們在那里只不过十分鐘的停留，但是，从党委書記、苏維埃主席、駐軍司令、艺术家到廣大士兵和羣众，挤滿了車站。他們有的穿着节日的服裝，奏着民族乐曲和雄壯的車乐欢迎我們，还給我們献花，而这时正是大雪紛飞，零下二十几度的时候。我們都以沒有能夠為他們演出为最大遺憾。然而在他們心里觉得能夠利用這點短短的時間和他們最亲爱的弟兄——中国人民的代表——見見面也就很滿足了。

在斯維尔德洛夫斯克基洛夫工学院，这个曾經為我們培養專家和現在正在為我們培養專家的苏联冶煉最高学府的同志們向我們說：“你們可以拒絕為我們演出，但不能拒絕當我們的客人，更不能拒絕接受我們的禮物。”全校師生送給了我們一個美麗的珍貴的烏拉爾寶石盒。我們是沒有理由拒絕的，我們希望我們兩國的友誼像烏拉爾的寶石一樣永遠放着光芒。

就在這裡，我們也碰見為我們鞍鋼制作機器的工人們。也是在大雪紛飛中，他們把我們領着從一個車間到另一個車間。我們看到他們為中國制造的機器，有的已經裝箱了，有的正在裝箱，有的還在制造。他們都有一個同一的心願，就是“為提早完成支援中國的生產任務而奮鬥”。我們在每個車間都看到這樣的標語。

看到這些，又回想到捷克斯洛伐克的比爾森列寧冶煉聯合工廠，羅馬尼亞的石油機器制造工廠，波蘭的造船廠，制糖機器制造廠，還有其他的好些工廠，我們所參觀的車間，我們所遇見的工人，都和被高爾基稱為工廠之母的烏拉爾巨型機器制造廠一樣，在為支援我們社會主義建設而生產。令人同樣難忘的是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鋼鐵中心奧斯特洛瓦——工人們拿出用中國礦石熔鑄成的鐵來贈送我們，表示他們正在用這種鐵鑄造機器支援中國。工人們和我們在熔鐵爐前一起等待鐵水出來，一起看鐵水出來，一起鼓掌，一起歡笑。

這同樣是永恆的牢不可破的國際主義的友誼。

半年，我們就是生活在這種國際主義的友誼的海洋中。

我們也曾訪問過守衛在西方和平前哨的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的邊防戰士，那是跟我們中國人民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守衛在三八綫一樣。正因為如此，他們對我們特別親熱。我們相互講出了大家心底共同的感情：“我們分別守衛在東方和西方的和平前哨，偉大的蘇聯把我們從萬里以外連結起來了。”我們之間的戰

斗友誼，边防軍感受得更深刻，邊境的人民看得更清楚。

帝國主義分子無時無刻不想破壞我們的這種友誼。當我們在捷克斯洛伐克各個地方訪問和演出時，西德有幾個電台專門向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廣播，要他們不要看我們的表演，說我們是欺騙。但是，不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鄙視這種謊言，甚至曾經在布拉格看過我們演出的一个从西德來的觀眾，回到西德也寫了一篇文章說：“中國人民解放軍歌舞團的演出為西方人打開了眼睛；人們一看到兵士總以為就意味着戰爭，而我看到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歌舞團的這些戰士，他們本身就代表著‘和平’。”在好些演出的場合，那些居留在各個國家的西方國家的僑民，為了表達他們對我們的敬慕，曾不止一次的給我們獻花。

我們的訪問和演出之所以受到這樣的歡迎和發生這樣大的影響，是因為我們祖國已經不是舊的中國，而是在世界上站立起來的新中國了；我們軍隊又是一支愛好和平、保衛和平的軍隊。而我們的藝術表演，正是反映了勝利了的中國人民和他們的英雄子弟——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鬥爭和生活。

我們雖在國外逗留了半年，但是在我們訪問過的四個國家中，沒有見面的人還是非常多的。他們通過信、電報向我們表示他們的沒有得到滿足的熱望，希望我們能有機會到他們那里去訪問或演出。一直到我們回到了滿洲里對面的奧德堡，還接到這些信和電報。

我們只有耿耿於心，希望將來再有給他們服務的機會。

這種永恆的牢不可破的友誼，本身就是一個無比的力量；充滿了真誠的信賴和巨大的支持。我們見到他們，他們見到我們，都增加了保衛和平、建設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信心，都更加清楚的了解了：九億人民，這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是一個巨大的力量，一個國際主義的大家庭。

在 苏 联

中国人民解放军歌舞团应苏联政府的邀请，到苏联进行访问演出。歌舞团在苏联访问期间，曾先后在明斯克、基辅、哈尔科夫、列宁格勒、莫斯科、斯大林格勒、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新亚伯利亚、伊尔库茨克、赤塔等十个城市，共演出了四十二场，观众约六万人。此外在基辅、列宁格勒、莫斯科还进行了电视演出，观众达四百万人。

这是歌舞团到达莫斯科时，苏联代表亚历山大罗夫在车站致欢迎辞。





歌舞团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隆重演出。苏联共产党和政府的领袖们都出席观看了表演。从左至右：马林科夫、我国驻苏大使张闻天、布尔加宁、米高扬。下图是歌舞团在莫斯科大剧院即将演出前的情形。





新疆民族舞蹈「手鼓舞」

中國民間舞蹈——苗胞婚禮舞中的一個場面。





中国古典舞剧
—梁红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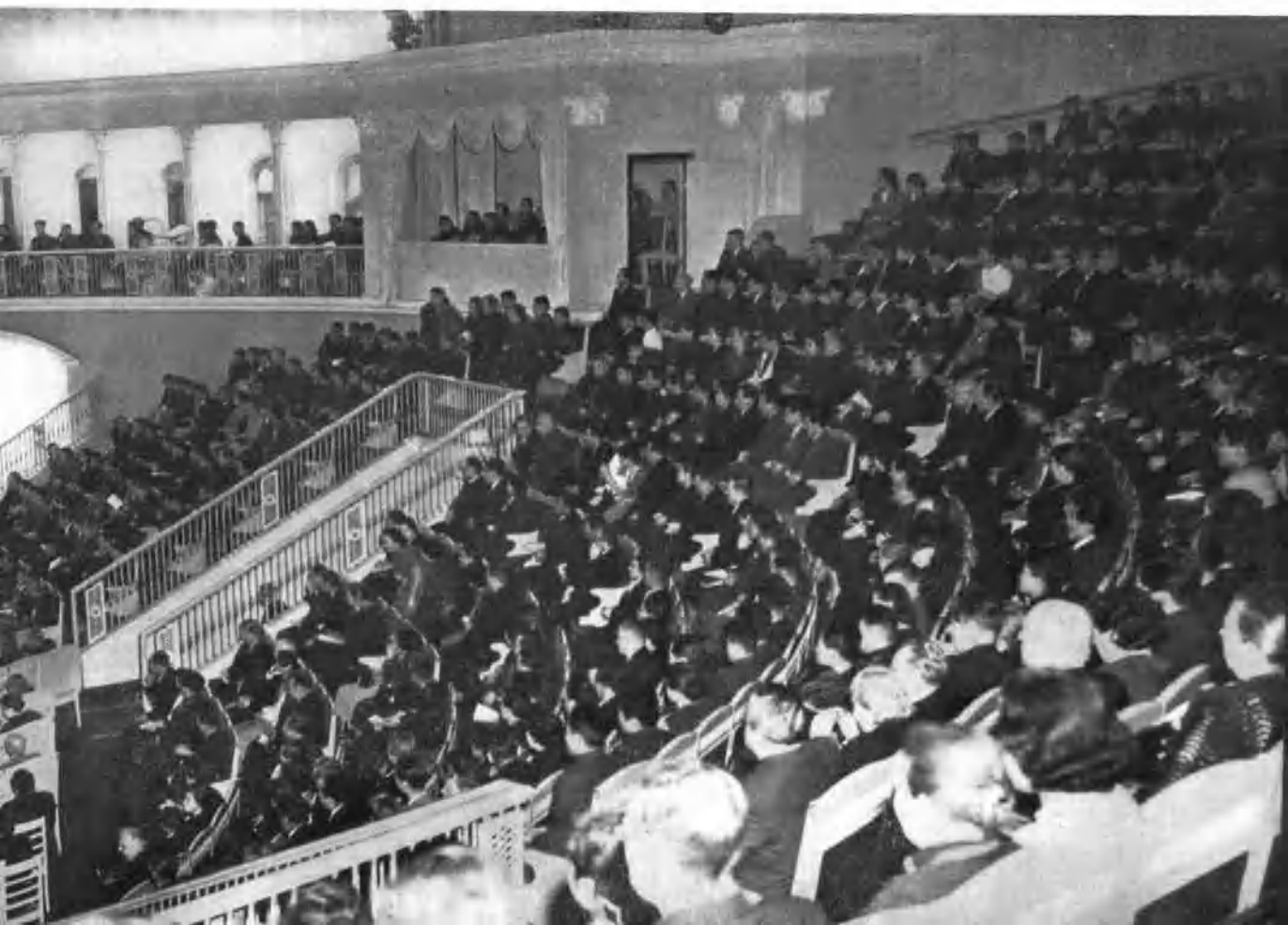


“闹龙宫”中的
一个场面。



陸軍腰鼓舞。

在莫斯科柴考夫斯基音樂廳觀看歌舞團演出的蘇聯觀眾。





歌舞团在苏联还进行了参观和访问。这是歌舞团团员前往莫斯科红场晋謁列宁、斯大林陵墓。

歌舞团团员参观克里姆林宫





歌舞团团員在列宁格勒参观一九一七年参加十月革命的“阿芙乐尔”号軍艦。图为当时砲轟冬宮的砲手之一。列巴扶夫少校在給他們講解当时起义的情形。